



Julien Gracq  
Le rivage des syrtès

[法] 朱利安·格拉克 著  
张泽乾 王静 等 译

沙岸风云

Julien Gracq  
Le rivage des syrtes

# 沙岸风云

[法] 朱利安·格拉克 著  
张泽乾 王静 等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14-7651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岸风云 / (法)朱利安·格拉克著; 张泽乾、王静等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 11

书名原文: LE RIVAGE DES SYRTES

ISBN 978-7-5212-0068-3

I. ①沙… II. ①朱… ②张… ③王…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8507号

LE RIVAGE DES SYRTES

By Julien Gracq

Copyright © Librairie José Corti, 1951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A LIBRAIRIE JOSÉ CORTI through  
Shin Won Agency, C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 沙岸风云

作者: [法]朱利安·格拉克

译者: 张泽乾 王静等

责任编辑: 赵超

装帧设计: 吴元璜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河北画中画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0×185

字数: 233千

印张: 10

版次: 2018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212-0068-3

定 价: 4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S

S码书房——小即美、少即多

S<sup>t</sup> Florent de Vuil, 6 auit

Madame

Je vous remercie de vos bons souhaits, et j'espère que ce travail que vous entreprenez à mon sujet pour l'obtention du doctorat ne vous causera pas de difficultés excessives, car j'ai compris de bien belles que doit engendrer, à lui seul, l'usage d'une langue si étrangère! Votre classe qui me assiste lorsque j'étudie l'a fait honneur, et j'ai mis tout ce de l'ardeur que vous semblez m'offrir.

Je vous renvoie volontiers Saint Florent, si vous avez un jour l'occasion d'y passer. Nous pourrions alors parler de votre travail en cours et de ses progrès, qui me font avec une reconnaissance ma sympathie. Je sais que le livre des Syntes a été traduit en chi

nois, à l'université de Wou Har. j'en ai, et j'en ai reçu des exemplaires - mais j'en suis malheureusement pas en mesure de juger de la qualité de cette traduction.

Merci encore de vos bons vœux, et de votre chaleureuse témoignage d'intérêt. Je vous en adresse en retour, Madame, mes vœux de succès les meilleurs dans votre travail.

Julien Grise

# 目录

第一章 赴任	001
第二章 海图室	015
第三章 一次交谈	032
第四章 萨格拉废墟	051
第五章 一次拜访	067
第六章 沙岸热浪	102
第七章 维扎诺岛	125
第八章 圣诞节	145
第九章 巡航	187
第十章 来使	211
第十一章 最后巡查	247
第十二章 秘密传召	270
后记	314
附录：格拉克写给本书译者之一王静的信	316

## 第一章 赴任

我出生在奥尔塞纳地方的一个古老家族。我记得童年是在圣多明各街的旧式府邸和赞塔附近的农舍间度过的，那段岁月平静、安宁而又富足。每年夏天我们来到这里，我已能陪伴父亲、骑着马在他的领地里漫游或者查核管家的账簿。在奥尔塞纳城著名的老牌大学里我完成了学业。不乏幻想的天性和母亲过世后留给我的财产使我无须急着寻求职业。过去的几个世纪以武力战胜非基督徒建立的战功和从与东方贸易中获取的巨额收益，使奥尔塞纳这个城市共和国在这种庇荫下得以生存：她犹如一位苍老而又高贵的长者，远离尘世，尽管财源枯竭，一蹶不振，其声望依然足以抵御债主的冒犯。她行动迟缓但举止安详，虽饱经风霜但看上去俨然精神矍铄，使人无法相信死亡在向她迫近。奥尔塞纳古代贵族的戍国激情仅只具有传奇色彩，公共事务如今面临岌岌可危的境遇，对沸沸扬扬、无拘无束的青年人不再有什么吸引力。人愈是步入暮年，愈能胜任国家高级职务。某种带有浪漫色彩而又未曾被利用过的东西在闲散的生活里飘逸，从许多方面看，这种生活对城里年轻贵族后裔很少



具有教益。我心甘情愿地和他们一道寻欢作乐，一天一个兴致，一个星期一种狂热——过早地玩世不恭，这便是历来高高在上的贵族阶层所尝到的恶果，我很快便溺于逸乐，那是一种被城里的纨绔子弟们诟为自寻高级烦恼的欢乐。我的时光是在读诗与乡间独自漫步中打发的。夏日的夜晚，暴风骤雨降临时，奥尔塞纳城像是蒙上了一层铅衣。我喜欢在这时钻进城郊那片林子里去。经常自由自在地骑行能给人带来不少乐趣，时间越长，我的兴致越浓，宛如一匹骏马并不因疲惫不堪而放慢奔跑速度，夕阳西下时分我才掉转缰绳。我喜爱在沉沉暮霭冉冉升起时踏上归途：天幕下旌旗顶端仿佛为我们增添了无与伦比的荣光，因为这荣光是从几个世纪的雾色中升起的，奥尔塞纳城里的拱穹和屋顶只有在雾色中才显得更为清晰。这时坐骑载着我返回城里，它那舒缓的步子在我看来，仿佛是由于受到某一秘密的胁迫，才显得这般沉重起来。晚上我的消遣很无聊：与同龄的年轻人展开柏拉图式的辩论。由于上议院对此缺乏热情，这种经院式的辩论在奥尔塞纳越来越活跃。我对爱情游戏颇为关注，激情与放纵并不比别人逊色。有时情人会离我而去，起初我只是有些不快，而当我突然发觉自己几乎没有另觅新欢的愿望时，才真正惊诧起来。在我生活的大网中仿佛被钩破了一个不起眼的裂缝，那些脱线的网眼日见松弛，而我却丝毫没有察觉。骤然间，裂缝就把我不久前还认为可以接受的现实都撕成了碎片：在我看来，生活变得百无聊赖，无可救药，我漫不经心地构筑的那片土地正在我脚下塌陷。我突然间萌发了远行的念头，于是便向市政议会申请在边远地区谋求一个职位。

奥尔塞纳政府，与所有商业性的城市共和国一样，对其官员甚至军队和舰只的下级军官向来抱有戒备心理并不信任。在战事频

繁时期，奥尔塞纳政府不得不在前沿地带部署强大的军事力量，据此，在奥尔塞纳的贵族们看来，即使让军官们完全听任市政权力的调遣，也远远不足以防范军事政变和阴谋。很久以来，最有声望的家族把自己的后裔安排在军事长官身旁，从事一种极其近似间谍活动的使命，以达到将军事阴谋扼杀在萌芽状态的目的，对此他们绝不认为会有损声誉。因此，市政议会便有了这些著名的“耳目”：他们的权力看来并不明确，但实际上得到心照不宣的认可：古老家族名望的支撑给他们带来难以估量的权力，即便在战场上也是如此；在奥尔塞纳的军事行动中，这些“耳目”的干预造成一种互不相信的气氛，使指挥优柔寡断，迟疑不决，从而对军事行动中的见解一致和战斗士气经常产生不良影响。尽管如此，人们反而认为，人为的假象正好可以使那些为市政议会充当耳目的人得以较早地增长政治见识和外交才干。长期以来，受派遣充任间谍，涉足这种身份不明的职业便能使那些贵族后裔在充任一段时期的耳目之后将来能派上大用场。如今奥尔塞纳的军事力量陷入衰颓不堪、一蹶不振的状态，它或许可以不冒多大风险，松弛一下疑虑丛生的警惕。然而，如同所有摇摇欲坠的帝国一样，当惰性在政府机构和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开地显现出来时，习惯势力重新变得强大起来：他们将嫡系派往前方进行盯梢，这种做法和别的地方人们把孩子送到国外去旅游或参加规模盛大的猎狩活动一样习以为常。这种派遣从未中断。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仪式掺入了半滑稽的成分，但依然被人们恪守，甚至起着类似罗马人成年袍<sup>①</sup>的作用。我的父亲还未完全退出政界，常为我挥霍无度的生活担忧。他高兴地得知

---

① 成年袍：指古罗马年满 18 岁的男子所穿的宽外袍，又称“托加”。——译注（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注）

我的新想法，并利用他那依然很高的威望在市政议会里支持我的活动。不久他被告知已经做出对我有利的决定，即上议院将颁布一条指令，决定派我去城市共和国在西尔特海域设置的轻装部队所属的指挥所任观察员。

我父亲决意要我离开首都，使我习惯一种艰苦的生活，他的愿望正合我意，或许他的帮助超出了我所追求的改变现状的模糊目标。和奥尔塞纳领土上的于尔蒂马·图勒一样，西尔特省位于南方边陲。几条零星的坑洼不平的公路穿过一处半荒漠地区，将它与首都连接起来。海岸平坦，险滩遍布，根本无法营建有实用价值的港口。沿岸的海域空空荡荡，几处古代遗址和废墟更增添了它周围凄凉的景象。事实上，这片不毛之地曾经有过一段灿烂的文明盛世，那是在阿拉伯人入侵时期，他们用高超的灌溉技术使这一地区获得了繁荣，但是自那以后，生命便从这片遥远的土地销声匿迹了，仿佛一个木乃伊般的政权躯体那过分吝啬的血液流不到这里似的。此外，人们说，这里的气候逐渐变得干燥起来，极为罕见的几片绿色地带由于受到来自沙漠干热风的吞噬正在逐年缩小。国家公职人员通常都把西尔特当作因犯有过失而被发配去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将常年忍受无尽烦恼的折磨；那些凭个人兴趣而坚持留在那里的人，其行为在奥尔塞纳被看作是未开化半野蛮之举——当有人不得不进行一次去“西尔特腹地”的旅行时，便成为一连串无休止的嘲笑的对象。在我临行前款待那些花天酒地的朋友们的告别晚宴上免不了会有这种取笑；然而，觥筹交错和欢声笑语间，宴席上有时笼罩着一种难以填补的沉寂，它像一种难以察觉的困扰，给这种沉寂蒙上了一层伤感的阴影：我的流放显得比当初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流放地似乎也变得更遥远，每个人都意识到生活对我来说真

要改变模样了：西尔特这个粗俗的名字已将我排除在寻欢作乐的圈子以外。破天荒第一次，由纯真的友谊铸成的小圈子出现了致命的裂缝——裂缝早就有了——我使他人感到不安，甚至可以说自己已经成为多余的人。他们隐隐约约地希望，我的离去能够堵塞这一裂缝，使他们对这一切变得麻木。当我们在科学院门前道别时，奥尔朗多突然紧紧拥抱我，神情紧张而专注，与晚会上轻薄的言语迥然相异，他用严肃的语调祝我“在西尔特前沿交好运”。次日一早，我乘上去西尔特传送官方邮件的快车离开了奥尔塞纳。

黎明时分离别自己亲近的城市，踏上前程未卜的旅途别有一番情趣。奥尔塞纳冷清的大街上毫无生气，棕榈树那扇形的叶子在黑黝黝的墙上展得更大更宽；教堂打点的钟声在古老的建筑物间激起了一阵沉闷而又令人专注的颤动。我们行驶在熟悉的街道上，它们毫不犹豫地把我带向一个遥远的、不知其详的地方，这一切使我感到这些街道是多么异乎寻常。我对此次离别并不忧心忡忡：我需要领略那酸冷的气息和我的明亮的双眼离开昏睡万物所能感受的乐趣。我们按规定的时间启程。市郊的花园从我身边闪过，不再具有吸引力。冰冷的空气笼罩着潮湿的乡村，我蜷缩在汽车里兴致盎然地清理一个大皮夹，那是我前一天晚上宣誓就职后从市政府领到的。我手中拿的正是我新的重要性的具体标志。我太年轻了，一想到这些，不可能不感到一种孩童般的乐趣。皮夹里装有几份有关我的任命的官方文件——数量不少，对此我颇感欣慰，有一些关于我的职责以及岗位守则之类的说明，我打算从容不迫地读一下。最后一份，是一个用市政议会的徽章封口的黄色大信封，手写的笔迹一丝不苟的封面立刻吸住了我的目光：“一俟收到紧急的特别指示即可打开。”这是密令；我不自觉地挺了挺身，向地平线那边望

去，目光坚定。我的心里涌起一阵既荒诞而又神奇的回忆，它自我被指定到那个偏远的地方任职以后一直令我激动不已：在我将要去的边界线上，奥尔塞纳处于临战状态。实际上，事情并非那么严重，因为三百年来，这种局面一直延续至今。在这个城市共和国，人们对法尔盖斯坦的情况所知甚少，它位于奥尔塞纳疆域的对岸，在西尔特海的那一端。自古以来屡遭入侵——最后一次是鞑靼人——使法尔盖斯坦这一地区的人口犹如流沙一般变迁，当一个沙滩刚刚形成时，随即便被另一个覆盖、吞没。它的文明史是一个粗糙的拼凑物，东方典雅的细腻与游牧民族的粗放混合的产物。在那片并不坚实的土地上，政治生活像跳动不齐的脉搏，变化急剧，令人困惑：忽而国家陷入争斗纠纷，自我削弱，趋于分裂，在那里，封建领主由于种族矛盾相互仇恨，尖锐对立；忽而来自沙漠之谷的一阵神秘浪潮又平息了一切狂澜，使法尔盖斯坦暂时成为某个雄心勃勃的战胜者手中高擎的火炬。在奥尔塞纳，人们对法尔盖斯坦的了解仅限于此——而且并不希望知道得更多，人们只知道存在着两个国家——这在小学里就学过了，它们处于正式的敌对状态。实际上，三百年前——当时在西尔特海域上的航行尚未绝迹，在法尔盖斯坦人沿着海岸线频繁的劫掠下，奥尔塞纳人决定予以反击，他们远征敌方的海岸，无情地轰炸他们的港口。随之小规模冲突接踵而至，直至后来，相互敌视的局面不再使任何一方感兴趣，战火才烟消云散，趋于平息。各种势力之间的争斗使法尔盖斯坦的港口长年陷于瘫痪；与它一样，奥尔塞纳一方也进入了休眠状态：船只相继离开了不复重要的海面，贸易交往不知不觉地衰竭了。西尔特海因此逐渐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死海，没有人再会想到穿越它。港口被沙漠吞噬，无法容纳靠岸船只，即便是载重量极小的船只也罢。如

今，奥尔塞纳在其已经衰败的昔日基地上看上去仅有几艘威慑力微不足道的那种护卫舰，它们唯一的作用便是旺季时在沙滩上监视采集海绵。然而，在这种瘫痪局面下，双方既无依法结束冲突的愿望，亦无使用武力继续对峙的意图。奥尔塞纳与法尔盖斯坦两个城市共和国唯恐自己那段引为自豪的悠久而光荣的历史受到某种损害，更何况双方都认为，从前那些不惜任何代价加以维护的东西如今已变得无关紧要。因此，对于是否初步拟定和平协议，他们都保持缄默态度。要么关闭自守，要么孤芳自赏，双方对此心照不宣，彼此都小心翼翼地避免与对方发生任何联系。奥尔塞纳宣布禁止在海岸线以外水域航行的权利，不难相信，法尔盖斯坦一方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由于多年来孕育着冷战的胚胎，在奥尔塞纳，人们普遍认为，采取外交程序不啻是一种无节制的活动，含有过于武断、强烈的动机，还会使许久以来已自行消亡的战争不幸死灰复燃。这种不确定的局面为奥尔塞纳毫不掩饰地替自己歌功颂德提供了极大方便，并且成为维持普遍和平的一大保障。尚未完全熄灭的战斗士气便从纪念大举轰炸周年的节日活动中找到恣意发泄的良机。上议院改弦易辙，决定拨出专款，该款原拟用于派遣一个外交使团，后被用来修建一尊塑像，以兹纪念战争时期指挥奥尔塞纳舰只的海军上将。奥尔塞纳人对此普遍赞同，称之为明智决定，他们认为通过这张铜嘴可以宣告，法尔盖斯坦战争奄奄一息，已经寿终正寝。

这是它欢快、平静甚至带着几分滑稽色彩的一面，奥尔塞纳人就是这样看待法尔盖斯坦问题的。

不过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如果读一下奥尔塞纳诗人的诗作，人们便会惊讶地发现：这场流产的战争，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极为平淡无味，没有任何生动的场面能够激起灵感，然而它在连篇累牍的诗

集中所占有的位置却大大超过了历史教科书的论述。如果说在感情奔放的抒情诗中，诗人们执意描写战争已属奇谈，更令人诧异的则是他们对那些早已家喻户晓的事实极尽渲染之能事，使得对这场仅能视为末流战争的描绘烦琐、冗长，似乎诗人们在它身上找到了发挥天才的永不枯竭的源泉。这些饱学的诗人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里找到了强烈的共鸣：博学之士们完全可以给涉及法尔盖斯坦战争的民间传说列一个目录。耐人寻味的是，日常官方活动所使用的刻板语言也不遗余力地谋求使这具历史僵尸的余烬完好无损；因此，市政议会以似是而非的逻辑推理为由，认定战争时期使用过的任何词语都不得加以变更。在官方语言中，西尔特海岸向来被称为“西尔特前沿”，我负责监视的那些可怜的船体骨架被视为“西尔特舰队”，而那些沿南方公路排列成块的小镇则叫作“西尔特驿站”。三个世纪以来，市政府文件中没有一张纸片遗失，按外交法律学院规定在行政部门实习期间，我对此深有体会：昔日指控法尔盖斯坦的备忘录仍躺在那里，其陈词之慷慨犀利无比。“总共有七十二条”，南方省的长官对我说。犹如清点一个多层甲板军舰上的炮口，我明白这七十二条说法不一的备忘录，被这位长官视为奥尔塞纳的国宝，他将与这稀世珍品生死与共。种种模糊的迹象表明，在人们的脑海中，这场战争甚至并未结束，事实上，所出现的只不过是无法医治的紧张状态的缓和信号，某些过于丰富的想象力在这种奇怪的局面里滋生：仿佛一场阴谋正在酝酿之中，一双手执拗地将已准备自行闭上的双唇强行撑开。看上去，人们对一起不该发生的历史事件显示出一种无法解释的钟爱，它的潜力和能量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

我们正穿越奥尔塞纳南部林木繁茂的山区。罗马人修筑的石

板路在这些狭窄的山路中时隐时现，间或被拱形的树荫所遮掩，在那里，葡萄缀满枝头。极目远眺，酷似大炮对准目标，披着蓝色晨光的远处山谷绵延不绝。奥尔塞纳富丽、成熟的光辉在秋日斑斓的乡村中升腾，在我们的头顶，一种清凉的气息从枝头溢出，恰如渐渐稀释的透明空气中的幽香，巨大的光柱透过叶隙照着山路。一种富足的宁静和青春的活力在晨光中荡漾。像品尝清淡的葡萄酒，我吮吸着穿越无遮拦的乡村带来的温馨，与其说未来在向我招手，不如说是一种可靠而又似曾相识的感觉已被蒙上阴影，它占据了我的心头：尽管全速前进的车子载着我离开了故土，我的整个身心所吮吸的依然是奥尔塞纳的空气。我想在这片土地上牵动着我心弦的纤维是多么深厚，如同被一位过于成熟与温柔的美貌女子所俘获，这种感觉在渐渐地发生变化。随后仿佛一个温馨的夜晚，被一阵警觉而又急促的叫声打破了沉寂，在带有一丝忧伤的温情中回荡着一个令人不安的字眼：“战争”。在我的四周，清纯的景色被染上了不易察觉的暴风雨来临前的色彩。这瞬息万变、令人紧张的幻想使我感到厌倦。我们一行到了迈尔冈扎，我开始更专注地打量起周围的景象来。

过了诺曼式古老城堡的围墙之后，草木倍显稀疏，这一迹象使人更易觉察这里长年吹拂着南风。曾经是云遮雾罩的奥尔塞纳阴湿的森林地带现在变得干燥、明亮和冷峻，相映着远处僻静农场里亮得晃眼的低矮的白墙。地面陡地平缓起来，在我们面前展开一大片光秃的草原，上面被道路划出的条痕显得有些刺目。疾驶的车辆卷起强大的气流，在我们耳边拍打着更为宽阔的声浪，从平原一扫而过。被风横扫过的地平线上聚集着大片白云，时而有散落在荒原上的诺曼人高耸的哨楼出现，这地平线更像是海平线，而监视着荒原



的哨楼则宛如灯塔。一群群半驯化的水牛冲出淤泥地一路小跑，犄角高耸着，风突然激怒了这群庞大的兽群。这是一个更为自由和野蛮的国度，平整而纯净的大地在刺激我们加快速度的同时，促使我们变得敏感，就像是手指只能感知它那庄严的弯曲一样，它为了吸引我们全速行进的汽车向更远处去，不停地翻转着地平线。夜从东方升起，像一堵暴风雨的墙出现在我们头顶；我将头倚在软垫上，在黑暗深处长久地观望着静静的星座，带着默默的激奋：那些最后的星辰将为我们而闪耀在西尔特。

当我重温我在西尔特所度过的最初的时光，我在到达西尔特之后所感受到的过分强烈的思乡之情重又强烈而鲜明地笼罩在我的心头，它对于我总是出于一种偏爱与那次短暂的旅行联系在一起。我们好像滑行在一条清冷气流的河道上，尘土飞扬的道路划出暗淡的标志；在大道的两旁，浓密的黑暗紧闭着；沿着这些偏僻的小道走去，不会有任何相遇，只有那些模糊不定的影子在黑暗中转瞬即逝。由于失去任何看得见的标志，我感到一种方向感和距离感的逐渐的轻微的衰退，它使我们在任何迹象出现之前僵持不动，如同在迷失的路途中，由于紧张而不知所措。在这片昏睡不醒没有梦想的土地上，熠熠闪光的星星异乎寻常地倾泻着光芒，像是潮汐冲刷着地面，星光蓝色而干燥的火花噼啪作响，使得听觉病态般地警觉，如同人们在很远的地方聆听猜测中的大海。我被带入这令人兴奋的黑暗深处的旅行中，第一次沉浸在奥尔塞纳陌生的南方之夜，像是沉浸在入教的圣水中。某种东西给我允诺，某种东西向我显示，我毫无醒悟地进入一种让我焦虑不安的亲密之中，双目茫然，却又全都投入，像是有人被蒙住眼睛走向默启的地方。

黎明从荒野上多雨的灌木丛和低垂的云朵后面升起。汽车在一